

“虎爸式教育”不停歇

中国最小背包客:已徒步大半中国 将挑战罗布泊

变化 遇困难不会哭哭啼啼

2016年7月底,比计划提前半个月完成川藏线之旅,到达拉萨后,潘土丰和妻子袁端端临时起意,决定去尼泊尔徒步。之后,他们又去了南亚。

在尼泊尔,雯雯徒步穿越了喜马拉雅山,体验了滑翔伞。“其他小孩都是从书本上、电视上看过喜马拉雅山,雯雯是亲自走过,亲眼看到,感受肯定不一样。”潘土丰说。对于这段经历,雯雯似乎并没多少印象。她不知道尼泊尔在哪里,只是问起坐滑翔伞在天上飞好不好玩时,她眨了眨眼睛,点了点头。

“很多人都说,孩子还那么小,以后都不会记得去哪里了。我却觉得,那些美好的风景,可以被他们感知到,旅途的劳累,还可以锻炼他们的适应能力。”潘土丰说。袁端也很满意近一年来女儿的变化,“身体越来越好了,遇到困难不会哭哭啼啼,会主动做家务,还会主动将路上的垃圾放进垃圾箱里。”

坚持 不让女儿上幼儿园

10个月的时间里,大半时间雯雯都在路上度过。就算在家里,她也在接受“训练”。

在江西上饶的家里,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。家旁边,施工留下的一堆废石成了雯雯和哥哥的“乐园”,无聊的时候,雯雯就一遍遍攀爬。潘土丰从不制止,“我确认过,很安全。”这并非单纯的玩耍,也是为之后的徒步进行训练——在玩耍中练习初级的翻山越岭。

“不打算让她上幼儿园。”自从雯雯作为“中国最小背包客”成名后,潘土丰的“虎爸式教育”也引发争议,不过,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理念。

4月6日,本是上学日子,上小学二年级的大儿子柏如也跟着潘土丰来到成都。再

皮肤黑黑、一头短发,背一个大书包,举着一个搭车的牌子。2016年6月,4岁的暴走女孩雯雯就这样红透了。被大家称为“中国最小背包客”的雯雯,来自江西上饶,已跟着父母徒步了大半个中国。不上幼儿园、挑战川藏线,“虎爸式教育”一度引起争议,但“虎爸”潘土丰依然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进行到底。近日,潘土丰再次带着雯雯来到成都,他们要前往老挝,穿越原始森林。这一次,上小学二年级的大儿子柏如也要同行,还特地向学校请了近两个月的假。9月,潘土丰还计划带着雯雯和柏如挑战“死亡之海”罗布泊。



雯雯兄妹在成都合影

过几天,他们将前往老挝,开始一段原始森林的探险。“已经跟学校请了50天假。”对于柏如来说,请假已不是第一次。“上学期有一半的时间都没上课,期末考试都没参加,跟着我们去野外,但都是几天几天地请,这次时间长一点。”潘土丰说。

上个月,单元考试,柏如的数学考了99分,语文只考了89分。对于这个成绩,潘土丰并不担心,“他刚上一年级时,什么都不会,现在慢慢地跟上了,之后成绩只会越来越好。”为何有这样的自信?潘土丰说,书本的东西都是来自生活和大自然的,“他们通过眼睛和亲身感受来学习,效果肯定不一样。”

这次的行程,潘土丰带上了放大镜,因为柏如刚学习了可以用放大镜来生火,“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感受一下。”他还打算让当地人教孩子怎么利用太阳、影子来辨别方向,“上课时只学了指南针。”

探险 9月打算挑战罗布泊

在雯雯徒步川藏线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,杭州的刘先生联系上潘土丰。他的女儿和雯雯年龄相仿,希望能够带孩子出去体验体验。两人约好在昆明会合,之后去南亚。在昆明,刘先生遇到一个在老挝做生意的中国人,对方告诉他,那边不太安全,而且基本上没有火车,如果发生什么事故,快捷的交通工具都没有。最终,刘先生放弃了。

对于这位父亲的决定,潘土丰表示理解,“他们考虑得比较多,每个人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嘛。”从雯雯一岁零三个月开始,潘土丰便带着她到处跑,而且专门找偏僻的地方。“让她感受淳朴的民风 and 艰苦的环境,锻炼她的意志和体能。”

对潘土丰来说,他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环境。在家里一张中国地图上画了不少小红旗,这是他们徒步过的地方,位于新疆东南部的罗布泊却画了个圈。

“9月,我们准备去那里。”到时,该上三年级的柏如也将休学同行。

罗布泊,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,一个充满着未知和凶险的戈壁无人区。这一次,潘土丰的计划又遭到亲朋好友的极力反对。

“高原也去了,海边也去了,沙漠地带还没去过,想让他们去看看,适应沙漠的气候环境,也让他们感受水资源的匮乏,懂得节约用水。”潘土丰已拿定主意,“已经在做攻略,还会有补给车跟着,不会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。”

名利 拒绝赞助商但不排斥媒体

对于潘土丰的教育方式,有人赞同,也有人反对。结束了川藏线之旅后,潘土丰曾带着雯雯到北京、长沙录制过电视节目,有人开始质疑,他是用这样“极端”的教育方式来让自己出名或者别有目的。

目前,潘土丰一家人经营着一家网店,售卖蜂蜜。“一年的收入,基本上可以供我们出来徒步了。”潘土丰并不忌讳雯雯“中国最小背包客”这一称号给他带来的圈粉效应,“生意是火了一些。”

雯雯成名后,有赞助商联系过他们,“户外运动的、教育机构的,都有,但我都推掉了。”潘土丰认为,虽然徒步需要经费支持,但一旦有了赞助商,“会限制很多东西,可能就不能像这样,想带着他们去哪就去哪,也担心会背离我们的初衷。”

不过,潘土丰并不排斥媒体采访,他还常常会在朋友圈转发关于雯雯的报道或者评论。“其实到现在,我觉得这已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了,我们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,很多时候,不是小孩子不能,而是大人不给他们机会。”(来源:《华西都市报》吴冰清/文)

两起校园贷巨额诈骗案敲响警钟

他们一度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马艳飞是山西工商学院的明星学生、创业能手,享受专车和专职司机,动辄做“六位数”的生意;郑禹在他所在的武汉传媒学院(原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)以出手阔绰著称。虽然相隔千里,素不相识,山西太原的马艳飞和湖北武汉的郑禹却种下同样的种子,获得同样的果实:两名大学生都因涉嫌巨额诈骗失去人身自由。

链条

太原市龙城刑侦队侦办马艳飞案的民警许宁介绍,2015年3月至次年1月,马艳飞以刷业绩、代购等理由,诱骗大学生在分期贷款网站为其购买手机,称由其还清贷款并付给好处费,在全省各大院校进行诈骗,案件共涉及593名学生、948部手机。以立案时尚未还清的本金计算,涉案金额达453.4万余元。手机被低价出售套现,而还款的承诺则大都落空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,2015年4月至9月间,郑禹以相同的方式在武汉传媒学院、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实施诈骗。2016年7月,郑禹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,判决中涉及受害者29人共34部手机,涉案金额22万余元。

马艳飞用不到1年时间就搭建了财富体系。2015年4月,山西工商学院大四学生赵云龙(化名)的舍友聂某在寝室里说,认识了一位有钱人,叫马艳飞,做着很多项生意,可以带大家赚钱。赚钱的一种方式,是用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手机号码等信息,在分期消费平台上购买手机。手机交给马艳飞,他会偿还全部贷款,并给予一定的好处费。

聂某以兄弟情面哀求舍友,并一再希望介绍更多人一起“赚钱”。大部分舍友接受了,赵云龙一口气在8家平台为马艳飞分期购买了苹果手机。骗局起步非常完美。舍友中有的

介绍本校同学,有的寻找太原其他高校的朋友,还有人通过老乡延伸到山西运城、忻州的高校。跨城市的骗局从这间宿舍蔓延开来。

与此同时,900多公里以外的武汉,“人人分期”的校园代理郑禹也忙着搭建依附于分期平台的“创业”团队。他的商业模式是,从“人人分期”平台上,利用学生身份分期购买苹果手机,转卖给手机店,供社会上的消费者分期购买。

韩晓(化名)是武汉传媒学院学生,也是郑禹团队中最核心的成员。据她介绍,团队的核心成员有10人。郑禹邀请她加入时,将利润来源说得清清楚楚:学生分期购买手机的月息约为50元至70元,但是“社会上的人”分期购买同样的手机,每月要交178元。他们赚的正是这100多元的差价。

钱让这两个年轻人的计划滚雪球式壮大。和传销相似,校园分期诈骗极度看重“人头”。马艳飞案中的绝大多数介绍人都是从最底层被发展起来,再以此为核心,开展新一轮几何扩张,包装自己也是增强信任的重要一环。“公司”开在一间公寓里,坐着七八名员工,一人一台电脑。营业执照显示,马艳飞名下的山西正鑫坤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30日,注册资本300万元,经营范围从电子产品到日用百货、洗涤用品共16种。执照存在的最大意义,就是打消学生的疑虑。

推手

许多受害学生怀疑,网贷平台的部分员工可能参与诈骗,或知情不报。

2015年6月,比马艳飞低了两个年级的夏英凯(化名)在“分期乐”“爱学贷”(现更名为“爱又来”)“人人分期”三家平台以自己的身份,为马艳飞购买手机。他说,除了确认学生身份信息、购买商品种类以及家庭电话外,签合同不需要太多审核。唯一跟财务挂钩的生活费选项,“填每月1万(元)也没人查”。

“分期乐”公关部人士辩称,学生们收取了马艳飞的好处费,很可能在“是否自愿购买”等关键问题上欺瞒签单人员。这和警方得到的马艳飞口供吻合,“会提前告诉学生怎么应付”。

夏英凯说,为马艳飞购买手机后,自己被其发展成“爱学贷”的签单员。他发现,在分期平台的“大区经理”“校园经理”“校园代理”“签单员”这一业务体系里,马艳飞也比自己资历更老。

“爱学贷”官方工作人员也确证,马艳飞曾被该公司聘为“爱创人”,即校园代理级别。在受害学生们看来,这种环境大大推进了诈骗活动的进展,更让他们增强了“自信”。

“马艳飞案,校园贷平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范立夫认为,校园贷款平台有信息披露义务,除向学生提示潜在风险外,还必须对借款学生的资格条件、还款能力、借款用途、在其他机构的贷

款信息、第二还款人或担保人还款能力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查。

武汉的情况如出一辙。在短期集中销售大量手机后,为了应对“人人分期”公司可能的电话调查,一名白姓工作人员也曾教韩晓一定要回答“买手机是为了自己使用”。韩晓与夏英凯一样,没经历过什么“严格审核”。

坍塌

在此之前,马艳飞和郑禹还是过上了一段“好日子”。

许宁透露,除了少部分用于消费外,马艳飞的大部分资金都放进了股票市场和民间借贷领域。2015年股市暴跌,才导致他骗局的资金链“意外”断裂。和苦心经营着整个体系的马艳飞相比,郑禹明明有着更靠谱的“商业模式”,却把自己弄成了整个链条上最不稳定的因子。他抽的烟从三四十元一包的利群变成了100元的“1916黄鹤楼”,“成袋成袋地买”,代步工具也从摩托车变成了改装后价值几十万元的丰田锐志。2015年暑假来临时,郑禹已经无力偿还新一期款项了。至此,马艳飞与郑禹的命运走到了同一方向,均被警方拘留。金字塔坍塌了,留下一地的债务。

现在,电线杆、垃圾桶和马路边依旧充斥着贷款小广告。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背后,网贷的丛林中依旧上演着狩猎的剧情。(来源:《中国青年报》程盟超 胡宁/文)